

〔宋〕劉辰翁 撰
吳企明 校注

須溪詞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詞別集叢刊

〔宋〕劉辰翁撰 吳企明校注

頌溪詞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朱懷春

封面題簽 葛 傑

宋 詞 別 集 叢 刊

須 溪 詞

〔宋〕劉辰翁 撰

吳企明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吳江偉業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9.25 插頁 5 字數 462,000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2361-6

I·1194 定價：27.20 元

前言

劉辰翁（一二三二——一二九七），字會孟，號須溪，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是南宋著名的學者、散文家、詩人、詞人。

廬陵在兩宋時是一個人材輩出的地方，前有歐陽修，繼有胡銓、楊萬里，他們或則精忠貫日月，或則文章昭河漢。到宋末元初，劉辰翁奮起於諸公之後，崛起於南宋文壇之上。他學識赅博，善爲文，工詩詞，擅書法，著述富贍，有須溪集一百卷（一），詩文評點十餘種（二）。他不僅以忠信鯁直聞名於世，也以卓然文名見重于時，人稱須溪先生（三）。他的詩詞、散文創作，上繼韓、歐、蘇、辛，下開蒙元文風。元代吳澄說：「敘古文之統，其必曰唐韓、柳二子，宋歐陽、蘇、曾、王、蘇五子也。宋遷江南百五十年，諸儒孰不欲以文自名，可追配五子者誰歟？國初廬陵劉會孟突起，一時氣餒震耀遠邇，鄉人尊之，比于歐陽。」（四）劉辰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應該是很高的。可是，長期以來，劉辰翁及其詩詞、散文創作，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評論很少，有關他的傳記資料，如錢士昇南宋書、柯劭忞新元史、陸心源宋史翼、厲鶚宋詩紀事、萬斯同宋忠義錄、楊慎楊升庵集、黃宗義宋元學案、江西通志、廬陵縣志諸書中的劉辰翁傳，不惟內容簡

略，也時見疏誤。造成這種現象，推究其由，大體因須溪集過早散佚。四庫館臣曾說：「須溪集，明人見者甚罕。」〔五〕清代纂修四庫全書時，也只有須溪紀鈔、須溪四景詩集兩種傳世，編纂者因據永樂大典輯得須溪詩、詞、文若干，編成須溪集十卷，世稱「永樂大典本」。今人段大林整理劉辰翁集，將十卷本須溪集與須溪四景詩集、須溪紀鈔合在一起，又從永樂大典、湖山類稿、簡齋集、劉須溪先生集略、江西詩徵、廬陵縣志、江西通志等書中裒集須溪作品三十二篇，作為「補遺」，全集總計凡八百十篇，這與劉將孫編集的須溪先生文集相比，不過是原書的十分之一強。其次，現存須溪集的許多作品，迭經傳鈔、刊刻，譌誤奪衍的地方很多，造成艱澀難讀的現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曰：「其所作詩文，亦專以奇怪磊落爲宗，務在艱澀其詞，甚或不可句讀。」館臣們沒有顧及劉辰翁的文學主張和須溪集傳流的特殊情況，評騭未免失當。胡思敬是這樣解說的：「其艱澀處，多由舛誤所致。」〔六〕胡氏還曾提到，沈曾植允諾他代爲校勘須溪集，但「久之音信杳然，殆亦難于着手」。歷代評論家所以沒有重視須溪的創作活動，沒有將他放在文學史應有的地位上，與文集的過早散佚和傳世作品多舛誤有密切關係。

劉辰翁的須溪詞，存詞三百五十三首（含補遺），在宋人詞集中，其數量僅次於辛棄疾。但是前人論南宋詞，常常標舉格律派詞人，對劉辰翁重視不夠，評論很少。明人毛晉汲古閣刻宋六十名家詞，未收須溪詞，因而流傳不廣。直到近代，朱祖謀刻彊村叢書，才收錄須溪詞。歷代

的詞選本，也很少選錄須溪詞作，元草堂詩餘僅選四首，歷代詩餘選四首，朱彝尊詞綜選三首，朱祖謀宋詞三百首選四首。楊慎詞品、卓人月詞統、沈雄古今詞話、王奕清歷代詞話，雖說都會評論過須溪詞，然僅是片言隻語，直到清末況周頤蕙風詞話，才對須溪詞作出了較為公允的評價。因而，校注須溪詞，聯繫須溪的文學思想和詞學主張，對之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認真探討其思想藝術價值，從而充分論述劉辰翁在詞史上的地位，防偏救弊，顯得十分重要。

劉辰翁身處宋、元易代之際，目擊宋王朝的淪亡，深切感受金甌破碎的悲痛，備嘗遺民屈辱的苦楚，民族恨、家國痛，填塞胸臆，因而他常用中鋒重筆，寫下許多動人心絃、感人肺腑的詞章。愛國詞，是須溪詞的基本內容，詞人對宋末元初廣闊的社會生活，作了多角度、多層面的描繪，傾注了自己發自內心的真實感情。這些詞，是用血淚寫成的。如他寫于臨安淪落第二年春天的蘭陵王、丁丑感懷和彭明叔，詞人懷着極度悲慟的心緒，追憶一年前發生在臨安的宋王朝君臣被押送去燕京的史實。三疊詞，三層意。前疊總述臨安人目睹馬去帆遠的情事，他們是歷史的見證人，縱然時隔千年，也會牢記住「當日」的悲慘情景。二、三疊分別憑借王昭君和周穆王的典故，敘寫太后北去途中的心態、意願和恭帝離宮去國的悲慟。全詞語絕，愁絕，哀絕。與這首詞互為表裏的蘭陵王、丙子送春，則通篇採用比興手法，以「春去」綰帶全詞，通過一系列春末特有的意象，象徵着宋王朝淪亡和君臣北去的現實，寄托了詞人深切的亡國之痛。須溪詞裏，

有許多題咏「送春」的篇章，如虞美人客中送春、八聲甘州送春韻、沁園春送春、摸魚兒甲午送春、山花子春暮等，這些作品，絕不是感傷春光流逝的陳詞濫調，而是成功地運用象徵手法，抒寫詞人對於國家興亡的深深感慨。這種藝術表現手法，肇自辛棄疾，如他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但是，時代不同，寄慨也便不同。稼軒借春詞寫出自己對宋王朝國勢日益衰微的預感和憂慮，而劉辰翁則面對宋王朝覆亡的嚴酷現實，所以他的詞，雖說缺乏那種金戈鐵馬、奔騰馳逐的激動人心的境界，但却能鏤入遺民心靈深處，反映出遺民的心理特徵，情辭極為淒苦。厲鶚說：「送春苦調劉須溪。」（七）可算是抓住了須溪春詞的本質特徵。

臨安，在南宋遺民的心目中，是王朝的象徵，故國的代表。須溪經常通過對臨安的深情憶念，寄托他淳厚的故國之思。須溪好友尹濟翁說他「曾聞幾度說京華」（八）。「說京華」，確實是須溪愛國詞的重要側面。他曾于離別臨安十六年之後的甲申年（一二八四），帶着兒子將孫到臨安憑弔，寫下著名的金縷曲聞杜鵑，發抒黍離、麥秀的悲痛。這類詞，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便是他的絕筆之作寶鼎現丁酉元夕。詞的前二疊，着意鋪寫南宋京城臨安燈節的繁華景象，歌與舞共喧闐，月與燈相輝映，珠簾綺戶相連，神仙才子往來，一派歌舞昇平的景象，詞人完全陶醉在美好的追憶之中，表現出他深厚的愛國情。第三疊云：

腸斷竹馬兒童，空見說、三千樂指。等多時春不歸來，到春時欲睡。又說向、燈前擁髻。暗滴鮫珠墜。便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裏。

詞意陡然一轉，反跌出詞的宗旨來：京華的繁麗，都已煙消雲散；美好的回憶，只成「天上人間夢裏」。元人張孟浩從極寫歡樂的字句裏，却看到了詞人悲咽淒楚的心態，說這首詞「反反覆覆，字字悲咽」〔九〕，評說的中肯綮。

南宋詞人還常常借助咏物詞，摠寫愛國情思。王沂孫最擅長運用這種藝術手段。須溪詞中也有許多咏物詞，如踏莎行觀雨中海棠：「命薄佳人，情鍾我輩。海棠開後心如碎。斜風細雨不曾晴，倚闌滴盡胭脂淚。」詞人將家國之痛交織進愛花、惜花的情感裏，以雨中海棠形容憔悴的藝術意象，深婉蘊藉地表現出自己在國步艱難時對美好事物備受摧殘的感喟，摠寫自己的期待、失望、嘆惋、感傷的複雜的內心感受。須溪摹寫「雨中海棠」這個物象，逼真貼切，似其形，得其神；又能托物賦志，不晦不拘、不黏不滯，誠為咏物詞中之傑構。又如青玉案微晴渡觀桃：「一年一度相思苦，恨不拋人過江去。及至來時春已暮。兔葵燕麥，冷風斜雨，長恨稠塘路。」時已暮春，舊日稠塘彌望之桃花，經不住冷風斜雨的吹打，凋落殆盡。詞作寄托遙深，黍離之悲，見于言外。

須溪詞中有大量的節令詞。每逢「元宵」、「花朝」、「三月三日」、「端午」、「七夕」、「中秋」、

「重九」、「除夕」等節令，詞人每每興起感舊傷懷、眷念故國的思緒，並形諸筆墨，寫成詞章。其中咏寫上元賞燈和重九登高的作品，最多，最好。永遇樂詞序云：「余自乙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爲之涕下。今三年矣，每聞此詞，輒不自堪。遂依其聲，又托之易安自喻，雖辭情不及，而悲苦過之。」這首詞寫于宋端宗景炎二年（一二七七），近距元兵入臨安僅一年，遠離李清照寫永遇樂已相隔一個世紀。詞人環繞元宵燈節落筆，將兩京（汴京、臨安）的變遷、兩人（易安和自己）的遭際、今昔的感慨，拍合起來，融爲一體，構成詞境，以憶念故都命意，寫出詞人在祖國多難、民族受辱時的切身體念。須溪筆下的元宵夜，常是無燈無月，詞裏屢屢提到「禁燈」、「禁夜」，如望江南元宵詞云：「天上未知燈有禁，人間轉自月無情。」卜算子元宵詞云：「十載廢元宵，滿耳番腔鼓。」江城梅花引辛巳洪都上元詞云：「長笑兒童忙踏舞，何曾見，宣德棚，不夜城。」憶秦娥詞云：「燒燈節。朝京道上風和雪。風和雪。江山如舊，朝京人絕。」這些詞，真實地反映出蒙元統治階級在元宵節禁止張燈、戒備森嚴、防止譁變的歷史面貌，也細致地表現出宋末遺民在「鐵馬蒙氈，銀花灑淚，春入愁城」（柳梢青春感）的景況下度過元宵佳節時的淒苦心情。

須溪的登高詞，絕無憑弔古今和人生感嘆的空泛情調。詞人滿懷激情，寫出自己登高的興奮會：「高高況是興亡處。望平沙、落日湖光，暗淮沉楚。」（金縷曲古巖和去年九日約登高韻再用前韻）登上高山，望見淪爲敵境的楚山淮水，是處獻愁供恨，觸發了詞人無窮的感傷情懷。他在

另一首金縷曲九日卽事裏寫道：

塞空舊是題詩處。葬雲烟、纏蛟舞鳳，東吳西楚。千古新亭英雄夢，淚濕神州塊土。嘆落日、鴻溝無路。一片沙場君不去，空平生、恨恨王夷甫。憑半醉，付金縷。

詞人的愛國熱忱，由登高望遠而被感發起來，隨着如蛟如鳳般的雲烟飛騰，借着新亭對泣的故事，惋惜無人收復北方失土，發抒出「常恨中原無人問」的無限悵恨。另一方面，須溪又寫出自已在宋亡後缺乏登山臨水的雅趣：「風雨重陽，無蝶無花更斷腸。……不用登高，高處風吹帽不牢。」（減字木蘭花甲午九日午山作）同樣，他又從「山」的一面落筆，金縷曲丙戌九日：「不是苦無看山分。料青山亦自羞人面，秋後瘦，老來倦。」山也會「羞」、「瘦」、「老」，不願見人。這種無意登山臨水和山水不願見人的藝術意想，在詞史上還很少有人表述過，它們極爲沉痛地刻劃出宋室覆亡、山河破碎以後遺民心靈深處的創傷。

劉辰翁深情悼念、懷想抗元將士和爲國捐軀的英雄，無情揭露、抨擊那些誤國殃民的權奸，也是他的愛國詞的重要題材內容。當元軍壓境的時候，有無數熱血志士英勇抗擊元兵，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劉辰翁對他們敬佩之至，時時懷想他們：「悲玉樹凋土，淚盤如露」（蘭陵王丙子送春），「起舞酹英魂，餘憤海西頭」（水調歌頭癸未中秋吉文共馬德昌泛江）。臨安淪陷以後，他又將復國的希望寄托在閩廣沿海地區繼續抗元的志士身上。「山中歲月，海上心

情」(柳梢青春感)、「漫憶海門飛絮」(蘭陵王丙子送春)，生動形象地表現出詞人的心情。江萬里在元兵逼近家門的時候，投止水(家宅中池名)殉國，須溪爲悼念他而作行香子兩首，云：「魏闕心、礪石魄、汨羅身」，將老師喻作姜尚、屈原。爲悼念文天祥而作的鶯啼序詞云：「喚草廬人起，算成敗利鈍，非臣逆睹，至死而已。」他將「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文天祥，比作三國時代的諸葛亮，歌頌他的「垂名青史」的光輝業績。齊天樂詞序云：「節齋和示中齋端午，齊天樂詞，有懷其弟海山之夢。昨亦嘗和中齋此韻，感節齋此意，復不能自己，儻見中齋及之。」中齋，鄧剡。節齋，賈昌忠。其弟賈純孝，咸淳七年進士，授揚州教授。元兵南下，受文天祥辟，佐其幕，歷仕秘書丞、吏部郎中、右司郎中，從帝昀至崖山。崖山兵敗，純孝抱二女偕妻同時投海死，事見宋史賈子坤傳。齊天樂詞爲悼念「沉蘭墜芷」的賈純孝而作，悲慟之情和家國痛、遺民恨交織在一起，感人至深。

須溪的愛憎感情十分鮮明。他對昏聩無能、誤國殃民的權臣、奸佞，趨炎附勢的小人，不思收復北方失土、只圖眼前榮華富貴的人物，一一加以揭露、譴責，寄予極大的憤慨。金縷曲「絕北寒聲動」：「寄語權門趨炎者，這朝廷、不是邦昌宋。真與贗，可能共？」矛頭直指那些取媚賈似道的人。金縷曲和潭東勸飲壽觴：「說邊愁，望斷先生宋。」原注：「時宋京議和。」德祐元年（一二七五），賈似道無力抵禦元兵，派宋京去元營求和，「請稱臣奉歲幣」(二)。劉詞抨擊了賈似道屈膝

求和、昏庸誤國的罪行。最有代表性的詞作，要算是六州歌頭乙亥二月賈似道平章督師至太平洲魯港未見敵鳴鑼而潰後半月聞報賦此：

向來人道，真箇勝周公。燕然渺。涪溪小。萬世功。再建隆。十五年宇宙，宮中寶。堂中伴。翻虎鼠，搏鵲雀，覆蛇龍。鶴髮龐眉，憔悴空山久，來上東封。便一朝符瑞，四十萬人同。說甚東風。怕西風。

這首詞對賈似道作了多層面的揭露，形容他是一個妄自尊大、專權擅政、任用小人、排斥賢能、心懷叵測、昏聩無能、生活荒淫的人物。全詞運用多角度的對比手法，將賈似道的權勢和野心、陰謀和手段、外表端莊肅毅和內心空虛怯懦、邊地的急危軍情和私第的淫樂生活，構成鮮明對照，產生極為強烈的藝術效果，有利于詞旨的開拓和深化。全詞寓諷刺于談諧之中，寄憤慨于意象之外。這樣一個人，却擔負着都督諸州軍馬抗擊元軍的重任，豈非令人發笑？涪溪的言外之意，是不言而喻的。

深厚淳樸的愛國忠忱，滲透在須溪詞的衆多題材中，無論是直接描寫時事的重大題材，或是寫景、咏物、節令、寄懷、祝壽、唱和諸作，無時無處不據寫出詞人痛傷淪亡、眷念故國、反對戰亂、渴望安定、反對蒙元貴族集團的侵擾、渴求祖國統一的真情實感。他的愛國詞，唱出了宋元之際愛國士大夫和宋遺民的共同心聲。須溪詞的思想價值，在同時代的詞人中，沒有一個人可以與他相媲美。

須溪詞的藝術成就很高，前代論者或則從字句着眼，難中肯綮；或則以格律律之，更是失之偏頗。劉辰翁自覺地繼承並發展了辛派詞人的藝術傳統，切實實踐自己的詞學主張，深刻地反映出宋元易代之際的時代風貌和遺民心靈。須溪詞是宋代豪放詞派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蘇辛詞派最有光彩的殿軍。

劉辰翁生當宋末季，既親身遭受權貴的排擠，宦海浮沉不定，又痛傷故國淪喪，忠愛之忱，激憤之情，盤礴于胸中，挾深摯之思慮，浩瀚之氣概，發而爲詞，至性至情，由心靈肺腑中涌出。因而他的詞，骨幹氣格凝重深厚，藝術風格沉鬱頓挫，純任真率與纏綿含蘊並存，沉鬱遒上與輕靈婉麗兼有。況周頤論他的詞，獨具隻眼，說：「須溪詞，風格遒上似稼軒，情辭跌宕似遺山，有時意筆俱化，純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須溪詞中，間有輕靈婉麗之作。」（蕙風詞話卷二）況氏誠爲須溪的知音者。陳廷焯論詞，主「沉鬱頓挫」，以爲作詞之法，「首貴沉鬱」（二）。他評論須溪的蘭陵王 丙子送春，說：「題是送春，詞是悲宋，曲折說來，有多少眼淚。」（三）此詞以「春去」綰帶全篇，感時傷世，一唱三嘆，纏綿悱惻，很能體現須溪詞的藝術風格。鶯啼序 趙宜可以余譏其韻苦心改爲之復和之，寫重九登高所感，怨歸去來兮，悲嘆好景不常；驚圓月失墜，象徵南宋覆亡；嘆君臣北去，描述江南荒涼。全詞層層鋪敘，反覆纏綿，吞吐盡致，迴腸蕩氣，誠爲須溪代表作品。又如沁園春 送春，借送春歸去，抒寫亡國悲慟，淒切婉轉，意蘊深遠，氣韻內

潛，沉鬱凝重。至如六州歌頭乙亥二月……聞報賦此，寶鼎現春月、蘭陵王丁丑感懷和彭明叔韻、永遇樂余方痛海上元夕之習鄧中甫適和易安詞至遂以其事弔之諸詞，都是意極悲慟沉鬱、情極纏綿悱惻，辭極頓挫跌宕，用重筆寫成的名篇。此外，須溪也有一些小詞，寫得輕靈婉麗，別具一格。如浣溪沙感別：「點點疏林欲雪天。竹籬斜閉自清妍。爲伊憔悴得人憐。」用輕筆、曲筆，畫出清妍的畫面，據寫離別情懷，情意濃至。鵲橋仙自壽二首，用輕靈婉曲之筆，超忽飄然之態，渲染馨香濃郁、烟霞迷漫的仙境，顯示出意象跳躍、詞意多變的特點，從而表現出國難深重時期愛國士大夫隱憂難排的沉痛心情，極具藝術魅力。

爲了擴大詞的表現力，使詞章更好地適應巨大的歷史變遷和複雜的社會生活，劉辰翁自覺地貫徹辛棄疾的將詩、詞、文、賦熔爲一體的詞學主張，因此，散文化也是須溪詞的一個重要藝術特徵。這首先表現爲用散文句法寫詞，如雙調望江南胡盤居生日：「嘉熙好，四十二年前。猶記五星丁卯聚，更遲幾歲甲申連。快活共千年。」昭君怨玩月：「月出東山之上。長憶御街人唱。恨我不能琴。有琴心。」金縷曲：「伐木嚶嚶出幽谷，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又如沁園春再和槐城自壽韻、水調歌頭和尹存吾、醉江月和朱約山自壽曲時壽八十四諸詞，也都有明顯的以詩爲詞、以文爲詞的傾向。須溪還用詞來發議論，議論縱橫，反覆說理。如臨江仙坐悟：「我去就他甚易，他來認我良難。悟時到處是壺天。古詩尋一句，危坐看香烟。」

金玉滿堂不守，菁華

歲月空遷。從今飽飯更安眠。丹經都不看，閑坐一千年。西江月石奇儀授吾奇門式局以爲兵法至要日持扇圖自衛，也有以議論爲詞的特色。須溪喜用賦的手法寫詞，層層鋪敘，以詞記事，以詞載史，反反覆覆，悱惻淒楚。如摸魚兒酒邊留同年徐雲屋三首、金縷曲送五峯歸九江、鶯啼序感懷、寶鼎現春月等詞。須溪以賦入詞的表現手段，與他的凝重沉鬱的藝術風格相適應，配合默契，相輔相成。

須溪論詞，主張「用經用史」。須溪「讀書破萬卷」，熟悉經語、史事、漢賦、唐詩，因此，純熟地、廣泛地運用典故成語，便成爲須溪詞的重要藝術特徵。無論熟典、常典、僻典、雅典、俗典，諸凡經、史、子、集四部典籍中的成語、故事，他信手拈來，靈活運用，或正或反、或明或暗、或借或化，表情達意，得心應手。尤其是那些直接反映重大時事的詞作，通過用典，化常語爲雅言，言簡意賅，含蘊深遠。如前舉六州歌頭詞，起首連用輔弼名臣周公、寶憲勒石銘功于燕然，元結歌頌大唐中興的浯溪刻石三典，發揮詩歌意象沿襲性的藝術功能，反唇相譏，有力地諷刺了賈似道的妄自尊大。「堂中伴」，用新唐書盧懷慎傳典，因盧懷慎遇事推諉，時譏爲「伴食宰相」，詞人借以抨擊賈似道獨攬大權，任用一批無能的、受其制約的伴食官僚。「翻虎鼠」，用李白遠別離詩中的成語：「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爲虎。」形象生動地喻稱賈似道權勢熏天，直接威脅帝王的權力，巧妙地揭露了他的狼子野心。「便一朝符瑞，四十萬人同」。用漢書

王莽傳典，以王莽喻賈似道，針砭之義甚明。須溪還喜歡運用古小說情節和唐宋人詩詞名句入詞，力求詞意的妥帖、停勻、和雅、深秀。如醉江月中秋待月：「剪紙吹成，長梯摘取。」連用兩典，出自宣室志中「王先生」和「周生」施道術取月兩條，扣「待月」題旨，爲全詞增添神奇的情趣。又如滿江紅古巖以馬觀復遣舟約余與中齋和後村海棠韻後寄述懷，連用三則世說新語任誕篇、識鑒篇、賞譽篇中的故事，以表述詞人的雅興和襟懷。減字木蘭花臘月初晴：「月向雪山雲外吐。」吐字妙，實出杜甫詩：「四更山吐月。」金縷曲丙戌九日：「料青山，也自羞人面。秋後瘦，老來倦。」山瘦，語出唐王建寄上韓愈侍郎：「咏傷松桂青山瘦。」宋代亦有人寫過這樣的詩意：「背秋轉覺山形瘦。」（言其例甚夥，不多援引。當然，須溪用典，也有不少缺憾，有些熟典，如西州墮淚、新亭對泣、張良取履等，反覆引用，熟而又熟，別無新意。有些辭典，如摸魚兒和謝李同年「種槐不隔鞭蛆惡」、水調歌頭「馬師真只這是，可是覺浮圖」，難明喻意，遂生僻澀之感。甚或有時誤用舊典，如好事近中齋惠念賜詞俾壽不勝歲寒兄弟之意：「元度自傷來暮。」來暮，用後漢書廉范傳典，然廉范字叔度，非字元度。醉江月怪梅一株爲北客載酒移置盆中偉然：「草草東鄰鑿壁。」鑿壁，用匡衡鑿壁偷光事，見西京雜記卷二。然與梅雪無涉，此當用孫康映雪事而誤作匡衡。

須溪詞現存的版本並不多，此次校注，以朱孝臧先生彊村叢書本須溪詞（簡稱彊村本）作爲

底本，參校文瀾閣四庫全書本須溪集（簡稱文瀾本）、天津閣四庫全書本須溪集（簡稱天津本）、清刻本須溪詞（簡稱清刻本）、全宋詞本須溪詞（簡稱全宋詞），以及元草堂詩餘、明楊慎詞品、永樂大典殘卷、歷代詩餘、花草粹編、翰墨大全等書。朱孝臧先生刊刻彊村叢書時，曾據錢塘丁氏嘉惠堂藏舊鈔本須溪詞校勘過，並參考、引錄過吳郡金養之、沈山臣的校語，寫成須溪詞校記，附於集後。筆者將其文字，全部彙錄入本書校語中，以存丁氏藏鈔本、金校、沈校之原貌。
「補遺」八首，編次悉依全宋詞。

歷代評論須溪詞的文字極少，因而本書於每首詞下只列「校」和「箋注」兩欄。有關評論文字，連同傳記資料、紀念詩文、諸書序跋，一併附於書後，供大家參校。

須溪詞前代從未有人箋注過，筆者從事斯業，略無依傍，困難甚多。數年來，旁取博引，不敢稍有懈怠；勤考慎覈，不敢稍有疏忽。儘管如此，書中疏漏誤失之處，仍然很多，衷心希望得到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學穎先生在審稿過程中，提出很多寶貴意見，給筆者幫助極大，趁此付梓的機會，致以深切的感謝。

吳企明

一九九五年五月